

曲终人未散

民国梨园那些角儿

QIZHONG HUWENSHI MIYUO JIAOYU NAHUIJIE

陆阳 著

舞台上，他们戏如人生
舞台下，他们人生如戏
他们万般才情，却终究爱恨纠缠，刹那芳华



团结

社

陆阳 著

曲终人未散

民国梨园那些角儿

QIJIN BENWEISAN MINGQIO LIYUAN NAXIEJI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曲终人未散 : 民国梨园那些角儿 / 陆阳著. — 北
京 : 团结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126-5864-6

I. ①曲… II. ①陆… III. ①京剧—艺术家—生平事
迹—中国—民国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4482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zb65244790@vip.163.com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3mm×240mm 16 开

印 张: 16.25

字 数: 244 千字

印 数: 4045

版 次: 2018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5864-6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001 梅兰芳：一枝香梅盛开在梨园

030 尚小云：清风听歌入空去

001 郁郁晚华

030 记得当年初学时

005 婚姻，原来是缠绵的伤

033 逃离『地狱』就在一刻间

009 香梅盛开时

035 『青衣第11』

014 不同桃李混芳尘

037 相爱总是简单，相处总是太难

040 情系『荣春社』

017 程砚秋：玉霜鸣凤野

044 荀慧生：分得春光最数多

017 荆棘路上遇贵人

021 一三一菊唱『对台』

044 跳出『大狱』又入『火坑』

023 从『罗时代』到『金时代』

046 只为心中那个王宝钏

025 『刀尖上的舞者』

050 一世隔绝的相思

027 侠者之风

054 『名旦』是这样炼成的

057 峥嵘岁月里的坚守

058 杨小楼：化作春泥更护花

088 周信芳：好一个『麒麟童』

059 我决不当『象牙饭桶』

088 好一个『麒麟童』

060 成了内廷供奉

090 北上朝圣

062 化作春泥更护花

091 『丹桂』八年

067 『杨小楼主义』

094 绝世恋

068 父亲杨月楼的『风流案』

096 万人争看薛将军

072 余叔岩：繁华落尽子规啼

101 马连良：永不凋落的霞光

072 『小小余三胜』

102 登场

075 荒唐少年时

105 唱红

077 观谭、追谭、学谭

108 挑班

079 在张勋与王克琴之间

110 荣耀

081 『甘愿为三弟揸刀』

113 『吃家』

083 上海之行

086 夕阳惆怅

115 俞振飞：清歌一曲叹人生

115 『叶堂正宗』

117 半是『拍先』半职员

120 半世良友是砚秋

124 今生谁能留住他？

128 马师曾：最是粤剧销人魂

128 浪迹

133 从美国到香港

135 姻缘真的有天意

137 谢谢你，曾经与我相爱

139 刘喜奎：刹那风华为谁开

139 曼妙登场

141 蜂蝶纷纷过墙来

144 初恋是幻影

146 傲风立孤尔

150 不尽如意踏桃枝

154 孟小冬：昨夜星辰昨夜风

154 绣幕芙蓉一笑开

156 像一朵花，爱情突兀开了

159 你若无情我便休

163 杜公馆里的不老新娘

168 露兰春：情有多深，命有多劫

168 那一刻的豆蔻年华

170 风情万种是三春

171 大亨『跌霸』，全是为了她

174 听说，你曾爱过他

176 为爱拼命的『小白狐』

194 袁雪芬：爱越剧，是人生的骨架

194 苦涩的花样年华

197 『四季春』里一小花

199 解不了的姐妹情

203 『要我演，就得改』

206 『雪声剧团』

181 白玉霜：从云端到尘泥

181 莲花落，扬了名

184 『评剧皇后』

189 为爱私奔

192 养女小白玉霜

210 筱丹桂：桂落

210 风动桂花香

213 华丽的外衣上爬满了虱子

217 桂落

221 常香玉：此生只为豫剧生

221 『百家饭』养大的苦命孩

224 闯江湖

229 一路上全是坎坷

231 今生幸好遇见了他

235 严凤英：一阵风，留下悠悠黄梅香

235 少年鸿六儿

239 小荷才露尖尖角

241 风靡安庆城

246 流年，悲喜

梅兰芳：一枝香梅盛开在梨园

清晨，北京城里一片寂静，破落了的梅家大院里传来稚嫩的童音，原来是梅家那个唤作晚华的独苗小儿郎在吊嗓子。

可是，细听去，心里不禁有些凄凉，那咿咿呀呀之声略显生涩，并不合拍，也少韵味。看来，梅家这个梨园世家，到了第三代不仅家境没落了，就连唱曲儿的功夫也随之没落。

郝郝晚华

当年，在北京城里，提起京剧班社“四喜班”的班主梅巧玲，那可是出彩的名角儿，不论是在扮相还是在唱腔上，都让人为之惊叹。他到哪个戏园子唱戏，哪个戏园子里就满坑满谷，座无虚席。宫里的贵胄、宫外的达官贵人办堂会时，点名邀请的也有他。

当晚华在 1894 年呱呱坠地之时，祖父梅巧玲已经离开人世。有关他的一切，只是从慈祥祖母的口述中才有了梗概。

早年，苏北的泰州，有一家梅姓的铺子，专卖一些木雕的人物和佛像。虽说家中不算富裕，但也和和睦睦。不过，天不遂人愿，里下河一带的水患不断，导致无数人家沦为赤贫。梅家男主人穷病而死，女主人颜氏带着三个儿子逃难江南，可富庶的江南并没有改变一家人的命运。颜氏不能眼见儿子们饿死，只得忍痛将 8 岁的长子梅芳普卖给苏州的一个江姓鳏夫作义子。后来，另外两个儿子又不知什么原因下落不明，孤苦的颜氏只能只身回到故乡。不久，颜氏也饿死了。

梅芳普被卖到江家，逃却了饿死的噩运。义父江某一度也将他视如己出，但好景不长。江某在娶妻生子之后，对梅芳普的态度就变了。

11岁那年，梅芳普就被遣出了江家，卖到了当时的“福盛班”学唱戏。

“福盛班”的班主杨三喜虐待徒弟，是当地出了名的。在杨家，梅芳普受了多少的罪，吃了多少的鞭打，数也数不清。接着，梅芳普又被卖到了夏家，京剧的唱腔技艺没学多少，一样是备受折磨虐待。

当时有一位名叫罗巧福的艺人开门授徒，见不得小小年纪的梅芳普受尽磨难，就拿钱赎了他。这位罗巧福，曾经师从杨三喜，如今已经满了师，算来也是梅芳普的师哥。好在罗巧福待徒弟厚道，且教戏认真，对饮食寒暖也算得上处处当心。梅芳普也总算是苦尽甘来，有了希望。

不多久，梅芳普就登台演出，这时候也有了挂牌的艺名——梅巧玲。一上台，梅巧玲就赢得了追捧，不久即师满出门。之后，梅巧玲娶了京城昆曲儿名角陈金雀之女。成了家的梅巧玲更是一心扑在了京剧上，这时候他已经是唱红了北京城的名旦角儿。

梅巧玲应工花旦，却又不满足于本行，他革新了身段、表情、神气、台步及扮相，打破了过去京剧舞台上贞女烈妇“行不动裙、笑不露齿”的动作程式，又汲取青衣的唱功技巧，逐渐红透京城，成为“同光十三绝”之一，也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成为班主。梅巧玲还应召进了宫，为慈禧太后和王公大臣唱堂戏。由于他生得脸圆体胖，与他为人的一团和气相称，慈禧太后还赐了“胖巧玲”的雅号。

接手了“四喜班”这样一个百年的戏班子，并没有给梅巧玲带来更多的荣耀，反而耗尽了他的一生。当年遭遇了接连两次“国丧”，“四喜班”已经寸步难行。还不等“四喜班”喘口气儿，偏偏赶上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四喜班”此时已经是气数不再，成了空架子、烂摊子。

从磨难中出头的梅巧玲在做了班主之后，一反苛待学徒和同业的戏班恶习。无论是有名的角儿，还是普通学徒，他都尊重爱护，并且特别宽容。在“国丧”期间，戏班不能演出而没了收入时，他不照日薪制的行规，不惜借贷给班子发全薪。梅巧玲因而又有“义伶”的美誉。

对于晚华来说，真正不幸的是他父亲梅竹芬死得太早，26岁，留下22岁的妻子杨长玉和4岁的晚华。

母亲带着晚华，跟着大伯梅雨田一家生活。由于大伯一连生了几

个女儿，没有儿子，梅畹华集传承梅家香火于一身，于是有了“肩挑两房”的责任。然而话虽如此，寄人篱下的日子，再好过能好到哪里，伯父伯母的疼爱，能疼爱到哪般。姑母曾经这样回忆梅兰芳：“他幼年的遭遇，是受尽了冷淡和漠视的。从家庭里得不到一点温暖，在他十岁以前，几乎成了一个没人管束的野孩子。”

晚华8岁时，正式开始学戏了。出身于梨园世家，秉承父业、光大祖宗的门楣和事业，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更大程度上他是无从选择，也不能选择。

然而，小小少年似乎不是学戏的料。大姑母就曾这样数落他：“言不出众，貌不惊人。”

先说“貌”。小时候的晚华，长着一张胖嘟嘟的脸，细长的眼睛，厚厚的嘴唇，宽阔的脑门——并不难看，还颇可爱。但照艺人的标准来看，条件就不大好了。而且他的视力还有点儿问题，眼皮老是半下垂着，遮住了眼眸，看上去两眼无神。

再说“言”。准确地说，他不是“言不出众”，而是口不能言——不爱说话，不善表达。

沉闷的院子里，少年的声音戛然而止。少年面无表情，有些呆板的大脸庞，一双眼睛耷拉着眼皮，整个人看上去有些蔫乎，哪里有他父亲梅竹芬的半点清秀，更是不及他祖父梅巧玲的半分玲珑。

第一个被梅雨田请来为侄子说戏的是朱小霞，同学中有朱小霞的弟弟朱幼芬及晚华姑母的儿子王蕙芳。

有王蕙芳的聪慧机灵作对照，晚华更成了“扶不起的阿斗”。朱小霞教《三娘教子》开头的四句老腔，晚华终是不能上口。朱小霞一怒之下，撂了句“祖师爷没给你饭吃”，拂袖而去。

谁也不知道性格内向的晚华，当时自尊心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当他望着师傅气哼哼的背影，不知心中会有多少委屈多少懊恼，想到又要听到祖母、伯父和母亲的叹息，他的眼皮也许耷拉得更厉害了。

都说“千里马易得，伯乐难寻”。那位不肯教晚华学戏的朱小霞显然不是伯乐，他被孩子的表象所蒙蔽，没有发现内藏的深深的潜质。倘若家长辈听信了他的判断，从此让晚华另寻人生道路，那么京剧史上就可能少了一位大师。很多年以后，梅晚华成了梅兰芳，大名在外。

有一次，在戏院后台，梅兰芳遇见了当年被他气走的师傅朱小霞。朱小霞有些惭愧地对梅兰芳说：“我那时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梅兰芳却笑着说：“要不是挨您一顿骂，我还不懂得发愤苦学呢！”

朱小霞之后，晚华的伯乐出现了，他就是吴菱仙。吴菱仙是著名的“同光十三绝”之一时小福的弟子，当时已年逾五十，较之血气方刚的朱小霞自然要多些耐心。他不用“戒方”体罚，甚至连大声呵斥都不曾有过，有的只是不厌其烦。他在桌上摆放着10个铜板，晚华每唱一遍，他便取下一枚铜钱，放在一边的漆盘内，直到10枚铜钱全部拿完，然后再重新来过。这样的土办法很有效，不仅使晚华有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也如同“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就在那一遍遍的重复中，晚华也渐渐感受到了唱戏原来是如此地妙不可言。

1904年，梅晚华实足年龄10岁。这年，他第一次登上了舞台，在《长生殿》里饰演一个小织女。台上有一个用道具搭成的“鹊桥”，小小的晚华被师傅吴菱仙抱上了“鹊桥”。站在“鹊桥”上，望着摇曳的烛光，晚华很兴奋。一兴奋，也就忘掉了恐惧，他放声高歌。他没有料到，这一唱，就唱了半个多世纪，一直唱到了他生命的尽头。

13岁那年，晚华正式搭班“喜连成”参加日场演出。17岁那年，他以一曲《玉堂春》开始引人瞩目。那几年，晚华的生活极为刻板、单调、枯燥，天明即起出城吊嗓，然后练身段、学唱腔、念本子。练跷功时，他踩着跷站在放一张长板凳上的一块长方砖上，一站便是一炷香的时间，直站得汗如雨下、眼泪汪汪。寒冬腊月里，他踩着跷在冰面上跑圆场，常常被摔得鼻青脸肿。拿大顶时，他得忍受着头晕、呕吐等不良反应，有时竟昏倒在排练场。认真刻苦，几乎到了“惨烈”的程度。

想来，晚华应该是以戏为命的人。旁人下了一成功夫，而他却是下了九成的功底。晚华虽然姿不过人，毫无天质，但却是遗传了祖父梅巧玲坚忍不拔的性子，学得了父亲梅竹芬认真踏实的风范。

与师兄弟王蕙芳、朱幼芬相比，梅晚华自然是个“慢热”的人，正如他不急不躁的性格。人们往往喜欢将他们并论，王蕙芳以天资聪慧被人称好；朱幼芬以响亮高亢的嗓音获得称赞；至于梅家的这第三代，摇头的人就多了，有人说他“脸死、身僵、唱腔笨”，有的感叹“这孩子怎么就一点都不像那胖巧玲呢”，更多的则是深深惋惜，梅巧玲

的风采到了第三代竟然要湮灭了。对人们的这些评论，年少的畹华只是听在耳里，照常练功，照常演戏，如同山里的一条小溪不声不响地向前流淌。

终于，畹华赶上了王蕙芳。堂兄弟俩一度在戏园子里同台亮相，风采相当，戏迷们戏称“兰蕙齐芳”。“蕙”，当然是指王蕙芳，“芳”，指的正是畹华郎，此时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艺名——梅兰芳，透着几分书卷气。

终于，畹华赢得了台下轰鸣的掌声。好一个梅家儿郎，果真是世家男儿，巧笑间有了丝祖父的音容，踱步的身姿添了几分父亲的影子，带着让人不由就叫好的范儿。

婚姻，原来是缠绵的伤

刚唱出了些名气，17岁的梅兰芳却碰上了嗓音的变声期，也就是所谓的“倒仓”。这对于艺人来说，是一个磨难，今后是不是还能唱戏就没准儿了。

此时的梅兰芳既不能天天吊嗓子练习唱腔，又不能去戏馆登台演出，终日无所事事，心情不佳，也打不起半点精神。不久，开始迷上了养鸽子，梅家大院里平日咿咿呀呀的练噪声也变成了鸽子咕咕的鸣叫声。

相依为命的母亲，已经在两年前因病去世。祖母和大伯母觉得总要为他做些事情，冲冲晦气，不能再这样下去。

在祖母和大伯母看来，能够冲晦气的当然是喜事。梅兰芳在自己青黄不接的时候，迎来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那一年，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一袭青裳的她，拘谨地站在一株枝丫遒劲的古槐树下，满含羞涩地望向树后一身素衣的他，刚想开口问些什么，却忽地低下头去，拉扯着衣襟。忽地，有几只鸽子从她头顶翩翩飞过，携着一缕明媚的阳光，将她和他纤薄的身影交映在梅家大宅的影壁墙上。她忍不住偷偷瞥他一眼，却看到他正瞪大眼睛望着她笑。

出身梨园世家的王明华，就成了梅家上选的媳妇。这样的媒妁姻缘，自然门当户对。

相遇，没有言语，只是惊鸿一瞥，便能锁定某些东西，比如时光，比如记忆。与意中人四目相对的刹那，清澈的双眸中，尽是柔情。

就在那个春天，她成了他的女人，成了他梅兰芳的结发妻。她爱他，她把自己低到了尘埃里，并在那里开出了绚丽的花。从此以后，她心甘情愿为他做着一切，为他浆洗衣裳，为他烧茶做饭，为他描眉梳妆，为他生儿育女。

也许真的是大婚冲了喜，梅兰芳的好运也是接踵而来。“倒仓”不到一年时间，梅兰芳就恢复了嗓音，并且能够重新搭上大班唱戏。

梅兰芳在许少卿的邀请下，前往上海演出。从精湛的唱腔技艺，到或娇俏或妩媚的扮相，梅兰芳的演出一场即红。整个剧场里满满当当，疯狂的观众在台下掌声如雷。

婚姻的幸福美满，自然不在话下。王明华为梅家诞下了个大胖小子，取名为大永，这给一直没有儿孙的梅家带来了很大的喜悦。隔了一年，王明华又生了个女儿，唤作五十。两个孩子不仅模样好看，而且十分乖巧，一家人沉醉在天伦之乐中。

王明华是个心思缜密的女人，对于夫君在台上的扮相，从化妆到行头，从发型到戏服，她总是有着天然的、极好的审美直觉。

《嫦娥奔月》那一出戏，梅兰芳饰演嫦娥，按照以前的程式，总是把短裙系在夹袄的里面，全然少了仙女的飘然意味。王明华参照古代侍女图，将嫦娥的衣饰改为淡红软绸对胸袄，外系一白绸长裙，腰间围着丝绦编成的彩色巾围，中间系一条打着如意结的丝带，两旁垂着玉佩。至于嫦娥的头面，王明华更做了大幅度改动，将头发披散在后面，分成两条，每一条在靠近后颈的部位加上一个丝绒做的“头把”，在“头把”下面用假发打两个如意结。这个崭新的嫦娥形象，初一上台，便获得满堂喝彩。

甚至连梅兰芳头上戴的一朵小小的绢花，她都要亲自到绢花作坊去定制最新花样。

她擅长梳头，尽心为他梳好假发，那梳法既繁复又漂亮，甚至连专业的梳头师傅都梳不来。她将梳好的乌黑假发装在梅兰芳随身携带

的木箱里，只要他在上台前戴在头上，便是一个精美巧俏的古代美人。

为了梅兰芳，有了一双儿女的王明华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做了绝育手术。但是，这样不计后果的决定，最后让她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因为她那个倾之一生的男人，也只是抵不过世俗、逃不过红尘的男子罢了。

一场不幸降临到了梅家。一双儿女被麻疹夺去了性命，一时间梅家陷入了极大的悲痛。对于梅兰芳来说，丧了一双儿女，自然是悲痛，但是对于骄傲的王明华来说，在失去一双儿女的悲痛上还要承受着家庭的解体。

当时，梅兰芳还不到30岁，还正值年轻，又是家族里兼祧两房的独子。依旧是为了他，为了梅家的后代，王明华最终让步同意他再娶。

前生的擦肩，换来今世的相逢，前世的回眸，换来今生的姻缘，只是，谁在辜负着难得的姻缘？回望，不过是虚梦一场；回首，不过是飞蛾扑火。

梅兰芳第二段婚姻的女主角叫福芝芳。

福芝芳和梅兰芳第一次见面，是在一次堂会上。那时她正是15岁的豆蔻年华，正跟着梅兰芳的启蒙师傅吴菱仙学青衣。

她于滚滚红尘中与君王邂逅，红尘里不相识的两个人走到一起，是上天冥冥之中注定了的安排。初次相见的那一天，鲜红的梅花高挂枝头，一如她含羞的面颊。他的一颦一笑都那么熟悉、温暖和令人心动，爱情的种子悄悄萌芽。

面对梅家的提亲，福芝芳母亲自然同意，但又表示，福氏虽家境贫寒却是正经人家，不以求荣来嫁女儿，也不要订金和聘礼，但她的女儿绝不给人做二奶奶，梅兰芳必须按照兼祧两房的规矩迎娶福芝芳，嫁过去后与王明华同等名分。且她膝下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必须让她也跟着女儿到梅家生活，将来梅兰芳要为她养老送终。

对于福芝芳母亲的条件，梅家一口应允，做了“错事”的王明华也没有异议。很快，在那个雪花漫天飞舞的日子里，她终于穿上华美的新嫁衣，一路吹吹打打，欢天喜地地嫁到了梅家，与她思慕了整整一年的梅郎结为伉俪。

新婚当夜，梅兰芳并未直接进洞房，而是来到了王明华的屋子里。他与她挑灯说话，与往常一样；她笑着应答回话，亦如往常一样。

然而，过了今夜之后，往常便再不是往常。这个自己深爱的男人，将把自己的温情与怜爱分与另一个女人，他曾经看着自己的眼神，说话的语气，曾经只属于自己的温热的肌肤，温暖的怀抱，都将归了另一个女人去。

王明华心头百般滋味，苦楚，痛惜，哀伤，不得不以平静甚至欣喜努力将它们压制下去。

她笑着听他说完想说的话，然后替他整整衣襟，淡然地说：“快过去吧，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别让人等得久了。”

梅兰芳轻声安慰王明华早点休息。王明华轻轻推他，说：“快去。”

梅兰芳轻轻关上门后，王明华终于无须忍耐，霎时泪流满面。

新人进家，旧人的举动大气得体，然而内心却一直在痛苦流血。

冬去春来，梅兰芳娶了福芝芳之后，先后生下几个孩子。王明华心中由衷为梅家高兴。

只是有多高兴，心中便有多荒凉。眼前的儿女绕膝，与天伦之乐，自己又何尝没有享受过呢？如果自己的一双儿女尚在人间，如今，已经读了学堂吧？若是当初自己没有贸然做出绝育的决定，如今眼前的场景应该还是属于自己与他的吧？

整日的沉重心思，让王明华情绪越来越消沉，身体越来越孱弱。先开始时胃痛，后又染上了肺结核，久治不愈。

王明华以担心影响一家老小为由，执意离开，去往天津，独自养病。

1926年，梅兰芳的情感生活又有新故事，他与老生演员孟小冬相爱了。梅兰芳特意带着孟小冬到天津医院探望王明华。

王明华依然给予了他们诚挚的祝福。因为除了祝福，她已经一无所有。

之后，听闻梅兰芳与孟小冬于1927年成亲，听闻他们恩爱，听闻福芝芳不接受孟小冬，听闻他事业蒸蒸日上，如日中天……

这些故事，于王明华而言，俨然已经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俨然远得如同前世里的一个梦，如今，统统与她不再有半点干系。

1929年初，王明华在天津病故，终年37岁。

碧落间，黄泉去。今生的相伴，到此成了终曲，只盼来世珍惜。她是一个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梅兰芳死而后已的女人。可惜，大爱大悲，她低到尘埃，芳菲落尽。

嫁给梅兰芳的福芝芳，自打进了梅家门，就断了一切外面的往来，专心致志地做着梅家的媳妇，整日里不多言语，操持着整个梅家。

与他携手，虽一路风雨，却也延续了一份平凡而绵长的深情。然而，红尘深深，不染纤尘的爱情或许只存在于童话世界里，柴米油盐酱醋茶伴着喜怒哀乐才是生活的主题曲。

后来，孟小冬的出现，如过客一般，匆匆地来了，匆匆地离去，似乎留下些意犹未尽的余香，却也随着风散去，慢慢淡泊了。

注定是自己的，终会是自己的，就像她和兰芳，兜兜转转还是走到了一起。注定不是自己的，怎么努力也是枉然，就像兰芳和孟小冬，历尽波折亦是无法终老一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福芝芳去世，和王明华、梅兰芳合葬在万花山大梅花下。据说五十年代末的一天，梅兰芳与福芝芳游于万花山，大师突然说：“我想我死后最好就下葬在这里。”福芝芳以为丈夫随便一说，接口道：“您老百年后还不是被请进八宝山革命公墓？”大师不无担忧地说：“我如进了八宝山，你怎么办？”一听此言，福芝芳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茫茫人海，诸多过客，擦身的，不擦身的，就这么过去了。如果，每个人都要有些点缀，那人生会不会有太多烦琐，还是简单一些，容易让人沉醉。故事的开始，是令人欣慰；故事的结束，依然令人满意。

香梅盛开时

“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见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皓月当空，恰便似嫦娥离月宫，奴似嫦娥离月宫……”清婉的唱腔骤然响起，那个穿越历史烟尘的杨玉环款款而来。

只见她，头戴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身穿缕金百蝶穿红缎，贵妃之容，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只见她，一双